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丙志 第十九卷

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白開封人，葬於鄭州再世矣。方士過其處，指墓側澗水，曰：此在五行書極佳，它日當出天子。宋氏聞之懼，命役徒悉力閉塞之，遂為平陸。自是宦緒下進，亦不復有人登科。崇寧初，大水泛溢，衝舊澗成小渠，僅闊尺許。明年，曾孫渙擢第，距文安之沒正百年，又六年，兄築繼之，然渙仕財至郡守，第得博士以沒，其後終不顯，第與予婦翁同門婿也。

餅家小紅

張外舅寓無錫，買隙地數畝，營邸舍，方役土工，老兵劉溫，戲拈塊給眾，曰：我正獲黃金一塊，眾爭觀之，非也，笑而擲之，乃真得金塊一雙於碎土中，賣得錢數千，即日感疾，半年乃愈。時張氏居南禪寺，鬼降於紫姑箕上，書灰曰：我乃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，名曰小紅，居於西門，姊妹二人，吾父為餅師，不幸後母無狀，虐遇我，我二人不能堪，皆自經死，今我重不幸，朽骨為公隸人所壞，壙中物可直萬錢，劉老翁悉取之，我無所歸，今只在牕外胡桃樹下，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。人曰：汝坐後母以死，胡不求報耶？曰：已訴於天，既報之矣，許以佛經不肯受，人曰：大仙方至，汝安得久此，答曰：如是且歸樹下，續當復來，張氏多賂以佛事，及焚錢設饌祭之，乃絕。

棠陰角鷹

番陽棠陰寨，西枕□□，常有角鷹巢於近山上，每掠湖面，捕鳧鷖食之，一日用勢過當，雙爪搦鳧脊，陷骨中，不可出，鳧抱痛，猛入水，鷹盡力不能脫，少頃，二物皆浮死水上，人謂鷹之力豈遽不能勝一鳧，蓋亦業報也。

薛秀才

王荊公居金陵半山，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，多寢處其間，客至必留宿，寒士則假以衾裯，其去也，舉以遺之，臨安薛昂秀才來謁，公與之夜坐，適取被於家，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，應曰：被盡矣，公不懌，俄而曰：吾自有計，先有絨坐掛梁間，自持又取之，以授薛，明日又留飯，與弈棋，約負者作梅花詩一章，公先輸一絕句，已而薛敗，不能如約，公口占代之雲、野水荒山寂寞濱，芳條弄色最關春，欲將明豔凌霜雪，未怕青腰玉女嗔，薛後登第，貴顯為門下侍郎，至祀公於家，言話動作，率以為法，每著和御制詩，亦用字說，其子入太學，誇語同舍曰：家君對御作詩，固不偶然，頃在學時，舉學以暇日出遊，獨閉門晝臥，夢金甲神人破屋而降，呼曰：君可學吟詩，它日與聖人唱和去，今而果驗，客李驥者，素滑稽，應聲蹙頰連言曰：果不偶然，果不偶然，薛子詰之再三，驥曰：天使是時已為尊公煩惱了，蓋以薛不能詩，故戲之也，韓子蒼為著作郎，人或譖之薛雲，韓改王智興詩譏侮公，其詞曰：三十年前一乞兒，荊公曾為替梅詩，如今輸了無人替，莫向金陵更下棋，薛泣訴於榻前，韓坐罷知分寧縣，其實非韓作，吳傅朋說，金甲事得之吳虎臣。

朱通判

紹興九年，邕州通判朱履秩滿，攜孥還家，裝貲甚富，又部官銀綱，直可二十萬緡，舟行出廣西，朱有棋癖，每與客對局，寢食皆廢，嘗願得高僧逸士，能此藝者，與之終身焉，及中涂，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，自言棋品甚高，朱大喜，亟延入，其人長身美須，談詞如雲，命席置局，薄暮不少倦，遂下榻留宿，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，道士曰：某客游於此，常扣人門而乞食，得許陪後乘，平生幸願也，朱益喜，及解維，置諸船尾，無日不同食，別一秀才作伴，皆能痛飲高歌，頗出小戲術，娛其子弟，上下皆悅之，相從兩旬，行至重湖，會大風雨不能進，泊於別浦，飲奕如初，二鼓後，船忽欹側，壯夫十餘輩突門入，舉白刃嘯呼，朱氏小兒爭抱道士求救，道士拱手曰：荷公家顧遇之極，不得已至此，豈宜以刃相向，命以次收縛，投諸湖，明旦，分挈財貨以去，縣聞之，遣官驗視，但浮屍狼籍，莫知主名，而於岸側得小歷一卷，乃群盜常日所用口食歷，姓第具在，凡十有七人，以告於郡，事至朝廷有旨，命諸路跡捕，得一賊者，白身為承信郎，賞錢二百萬，建昌縣弓手數輩，善捕寇，因蹤跡盜，海客任齊乳香者，請於尉李鏞，願應募，西至長沙，見人賣廣藥於肆，試以姓第呼之，輒回首，走報戎邏執之，與俱詣旅邸，一室施青紗廚，列器皿甚濟，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，蓋偽道士者也，獄鞫於臨江，囚自通為王小哥，乃同殺朱通判者，其徒就獲它處者十人，道士曰裴三，秀才曰汪先，皆亡命為可恨，鏞用賞升從事郎，調饒州司法，與予言。

咸恩院主

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，僧俱會主之，惟酒肉錢財是務，晨香夜燈，略不經意，屋廬老壞不葺，沙門天王殿圯，即其柱為牛欄，恣肆自若，凡四十餘年，雖老不革，幹道元年，神降於法堂，呼俱會名，訶叱數其罪，一小童見巨人大面怒目，朱衣長身，震怒作色，餘但聞其聲而已，自是凡僧所有衣食飲食錢物器具，無不取去，棄擲山林間，村人或拾得之，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，箱篋置積之屬不可提挈者，時時見煙出其中，急發視，悉煨燼矣，僧不勝窘憤，盡哀所餘，散寄檀施家，神夜置其主雲，汝乃蔽罪人，禍且並及汝，其人懼不敢寢，待旦持還之，狼籍殆盡乃已，寺後巨竹數百挺，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，悉中斷之，小童忽不見，越二百乃歸，雲為神攝至所居，室屋雄偉華麗，侍衛滿前，大人小兒，皆青紫朱衣，亦有賓客往來，使我服事左右，次日晚，一婦人云：久留此童亡益也，揮我使去，恍惚如夢，乃得還，他日，又降法堂，呼僧出告曰：汝罪上通於天，宜速去此，以弟子智圓繼主之，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，僧涕泣唯唯，徙寓近村客舍，不數月死。

汪大郎馬

崇寧中，婺源縣市人汪大郎，得良馬，毛骨精神，翹然出類，使一童御之，童又善調製，以時起居，馬益肥好，它郡塑工來，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，或戲謂曰：能尚汪大郎馬，則為名手，致謝當加厚，工正欲售其技，銳往訪此童，啖以果實，稍與之狎，日即其牧所睥睨之，又時飲以酒，引至山嶺，伺其醉睡，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，至於耳目口鼻鬣鬣微芒，無不曲盡，並童亦然，已悉得其真，始詣祠下為之，既成，宛然汪氏馬與僕也，擇日點目睛，才畢手，汪馬忽狂逸，童追躡乘之，徑赴城南杉木潭，皆溺水死，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，或往近村食禾稼，次日湖畔與田間，必即馬跡，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，禾穉零落道上，童亦有靈響，人詣祠祈禱者，多托夢以報，至宣和初，方臘來寇，廟遭焚，馬乃滅跡，今老人尚能言之，右二事皆李繪說。

濰州豬

宣和六年，強休父知濰州，屠者以豬皮一片來呈，上有六字如指大，雲、三年不孝父母，朱書緒然，表裡相透，郡中爭傳觀之，屠者亦即日改業，宗子趙不設侍父為儀曹，及見之。

婺州雷

紹興六年六月，趙不設在婺州，與數人登保寧軍樓納涼，黑雲歎起天末，頃之彌空，雷電，激烈，雨聲如翻江，滾火毬六七入於樓，不設輩悸懼，臥伏樓板上，以手掩面，但聞腥穢不可忍，稍定竊視之，見三四人長七八尺，面丑黑，短髮血赤色，蓬首不巾，執槌如骨朵狀，或曰在，或曰不在，或曰只這裡只這裡，言訖，始聞霹靂聲，良久雲散雨霽，起驗視，乃樓門大柱震裂，踵至頂一路直如線，傍有龍爪跡雲。

雷鬼墜巾

紹興二年四月，婺州義烏縣驟雨，大雷電中，墜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，非復人世頂制，惟四直縫之，持以冒三斗水甕，正可相稱，帶長三四尺，闊如掌，村民不敢留，以置神祠中，數日因雷雨，復失去，右三事皆得之李繪，雲趙不設所說。

天帝召段王樞

段王樞，字德瑱，袁州萬載人，略知書，天性淳謹，未嘗忤物，然遇不平事，則奮臂而前，建炎間，寇盜充斥，段氏族屬數十

口·皆為所剽·王楸挺身持金帛往贖·賊歎重其義·皆付之使歸·紹興五年·東南處處大旱·鬥米過千錢·王楸盡發宿藏·止取常直·又為粥以食餓者·賴以活者不可計·後忽厭人事·結庵於嚴田之山中·壁間多書坦蕩二字·一旦召會親舊·與敘訣曰·不久天帝召我·人不以為然·經數日·升□□□□□□去·鄉人走視所居·惟敝衣履存·□□□□上於朝·而邑官有不樂者·沮止之·遂已·無叮哇道人

馮觀國·邵武人·幼敏悟·讀書既冠·意若有所厭·即棄鄉里遊方外·遇異人·得導引內丹之法·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·不學而精·自稱無叮哇道人·寓宜春二年·挾術自養·所言人吉凶·及陰陽變化盡驗·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·觀國不與校·以詩謝之·踏遍紅塵四百州·幾多風月是良儔·朝來應笑酡顏叟·道不相侔風馬牛·又述懷詩云·落魄塵寰觸處然·深藏妙用散神仙·筆端間作龍蛇走·壺裡常挑日月懸·漫假人倫來混世·只將酒盞度流年·潛修功行歸何處·笑指瀛洲返洞天·餘詩尚多·皆脫塵世離俗罔等語·人亦莫能曉也·紹興三十二年三月·遍辭知舊·且寄詩言別·至十四日·端坐作偈而逝·儀真李觀民·為郡守·聞而敬之·命塑其身於城東治平宮·右二事得之□宗說·

屈師放鯉

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·曰元生村·居民百餘家·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·有屈師者·撲買他處魚塘·至冬築小堰於外·盡放塘水·欲竭澤取魚·見兩大黑鯉·越出堰外·復乘水跳入·如是者至再三·竊異焉·跡其所為·乃新育小鯉數百尾·聚一窟中·不能出·故雌雄往來·且銜且徙·寧其身之蹈死地而不恤也·屈生慨然歎息·為以箕悉運出之·棄役而歸·後數年·病死入冥·陰官語之曰·汝漁者以罔罟為業·而有好生之心·其用意又非它人比·延汝壽一紀·歸語世人·勿殘害天物也·蓋死一夕而復生·

青城監稅子

蜀人楊迪功·宣和中游太學·不成名·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稅·有子□□□敏延老儒蹇先生誨之學·邑人關壽卿過楊·楊留共飯·與俱至書館·其子忽稱父字·長揖而言曰·頗亦記上庠同舍之款乎·吾浙西人姓(原闕五字)某自離亂出京·不復(原闕八字)數十人·獨吾與君為知心友·(原闕六字)父子雖形容隔生·非復可識·然方(原闕五字)嘗間斷也·遂道舊所習經·及誦所為文·瀾翻出口·元不經意·時蹇老方自作萬物皆備於我論·試問之·曰·此論當作何主張·應聲曰·天生萬物·唯人最靈·大而為天地·高而為山嶽·流形動植·品匯散殊·而六尺之軀·厥理悉備·此其貴蓋與天地等·蚩蠻泯泯·自賤厥身·真可歎也·蹇老愕然·復詳扣其說·笑曰·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·向汝道·蓋蜀人相傳秦時為西江害者·乃蹇角龍也·故舉此語以為戲·楊君追憶舊事·與之言無一不合·隆興元年·壽卿詣闕·此子年十有三矣·不知其後何如也·壽卿說·今記姓名不能審·

虜亮死兆

紹興三十一年·(原闕八字)於楊州·予從事樞密行·府在(原闕七字)有客詣府上書云以·太一局(原闕八字)當以冬至前有蕭牆之變·(原闕九字)八日冬至·天重陰·提舉(原闕七字)能為天文告·予曰·昨夕四鼓·(原闕六字)而東北忽穿漏·一大星墜焉·(原闕八字)而報至·果符兩人之言·是時虜將戕其主·欲遣使報我·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·使持牒請和·真到家·妻子凶服而出·謂其已戰沒·方命僧作四七道場·既相見·悲喜交集·真取靈幾自焚之雲·

青墩竅蛇